

腊月的正午，难得的日暖风和，三个老人在村沿坎畔的空地上唱戏。八十岁的老杜敲板，七十多岁的老苟、老刘拉二胡、弹三弦。老人们自拉自唱，哼唧唧，字不正，腔不圆，隐约听起来是“焦赞传、孟良票大娘驾到”，又好像穿插了丑丑花鼓调“石榴娃烧火……”

老人们唱过往，唱眼前，也唱以后，重点是准备大年的初一二自己给自己唱年戏。坎塬上面是村党群服务中心，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村办公室兼戏楼扩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家侯塬村稻田多，俗称白米窝。相比较而言，吃米饭多些，面就耐着些，嗓门子就高亮些。先天多了点唱戏的本钱，村里人便动辄吼秦腔，打花鼓子，组建村剧团，过年唱大戏。老杜是村剧团的司鼓，烙印了抹不掉的演唱年戏的喜悦哀乐、苦辣酸甜。

那时，无论日子如何焦虑，无论谁当头儿掌舵，村里的年戏是板上钉钉，要排、要演的。剧目有《白蛇传》《游龟山》《辕门斩子》《智取威虎山》等等，在县乡会演里常拔头筹，也便成了市、县文化馆的重点扶持对象。

老杜至今记得，每每进入腊月，雪没了脚踝骨，农活淡下来了，戏楼上也便热火起来。对戏词，顺唱腔，手脚冷得猴啃似的，“咚咚通通”乱踩声盖住了老杜的鼓板点子，排练的人眼见冻成了没王的蜂，老杜便带人搬来半拉子破瓮，几捆苞谷秆儿生火驱寒，戏楼上烟雾缭绕里唱念做打，生机盎然……台上的杨志荣一声“今日痛饮庆功酒”台下袖着手、打着寒噤看热闹的票友们便一哇声接唱——壮志未酬誓不休……

年戏成了遥远的过去，进入腊月，圈在屋里的老杜觉着憋屈。翻箱倒柜，找出尘封已久的牙子、鼓板敲着唱着解闷。先是儿子嫌吵，再是儿媳劝停，理由让老杜没法儿回驳——影响孙子上网课。无奈，老杜移步场院厕所拐角，正敲打唱念至酣畅处，邻居任孙子又上门兴师问罪，声称老杜捶鼓发出的噪音，吓得他家栏里两头猪掉了半指膘，惹得老杜脱了褂子要拼命……

许是唱困了，敲乏了，老杜们住手歇歌，眯眼儿沐浴冬阳。

老杜扑哧笑了出声。他说他梦里梦见穿蓝碎花布夹袄扎长辫子的老伴了。是初二唱年戏，看热闹的挤死人，他开场的抡锤儿鼓点子铆足了劲，起立了，坐下，又起立。手不停，眼不闲，死盯着观众，盯着观众池里的女子，比较着谁谁漂亮，盼望着最最俊样的女娃子能看见他这个司鼓，整个舞台的总指挥。杜二狗就和“碎花布”对上眼了。

老杜揉揉眼睛，原不过白日梦。老伴化身花孔雀，在不远处的核桃树枝上扮鬼脸儿。

老苟家的没尾巴狗环绕乌树“汪汪汪”捕抓，逗惹得老苟“嘿嘿嘿”挠耳朵。老刘“嘞，嘞”拔拉两声三弦摇头晃脑，很是不以为然。老苟说想起年轻时演狗的情景：某年初三晚上，村剧团的年戏加演《杀狗劝妻》，扮狗的演员上场前左脚踏折，练过两下三脚猫功夫，拉二胡的老苟便被强拉硬推披上了狗皮戏服。老苟的“狗”赢得了满头彩，饰演曹庄的男主角侯师却骂他胡整抢戏。再演《杀狗劝妻》，曹庄刚挥舞起腰刀，老苟便“扑塌”倒地，做死狗样……气得曹庄踢翻了老苟……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侯塬村的年戏唱到牧护关、黑山、夜村、大荆、腰市，甚至到了洛南县。有电的地方尚好，没电的南北山区需烧气灯，气不足，舞台暗，台下的娃们蹿上台摸摸摸摸，演员们也并不介意。

我曾是村剧团的笛子演奏员，是在老杜们准备收摊时去老家留地拔菜，被他们拉住叙旧的。

他们掰着指头，回忆从村子唱年戏“唱”出名堂的人物：村剧团团长、会写戏的老赵进了县剧团，官至书记；拉板胡的荣老师特招地区建筑公司工会；吹笛子的我考进丹凤剧团；等等。

提起重拾年戏，老杜叔甩甩牙子，敲敲鼓板道：缺粮年，唱唱年戏忘了饥。如今富足，遇上新年，该唱唱。唱着给自个儿开心、鼓劲！

话题该画句号时，老杜孙子小杜夹着竹笛，自带设备堵住众人，他鼻凹一坨白粉，身穿《屠夫状元》里胡山模样的丑角服装，要我们伴奏、伴唱拍摄抖音年戏，参加年味短视频征集。

我们调弦校音，吹拉过门，小杜舞舞扎扎，要怪开唱：“胡山返乡喜开怀，商山丹水蜡梅开。故乡巨变多感慨，走过旧城游新街……”



百姓故事

新年辞

年话

徐志顺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红了门庭，红了村庄，红了山岗
也映红了天空

点燃鞭炮
每一声脆响
清点曾经的付出和收获
为新的一年送来铿锵的祝福

让烟花冲上苍穹
让五彩替代单调的夜色
让篝火燃成漫天星海
让心花在海洋里，一层一层绽开

不管尘埃，我们只保留洁净
无需诉说，我们已经清理太多的辛酸
不要眼泪，我们把忧伤全部遣散
把过往丢在身后
跨过沟坎，越过山梁

给时间松绑
给心情松绑
放任炊烟袅袅
让光影在树枝间随意跳跃

举杯吧，朋友
斟满亲情，爱情，友情
敬天一杯，敬地一杯，敬您一杯

把喜悦一饮而尽
让幸福预热周身

在这个不眠之夜
一年中仅有的一天
默默数一数
父亲额上的皱纹，母亲头上的白发
轻柔地抚摸妻子的手
把这一夜拉长，再拉长

你听
雄鸡在高歌，鸟儿开始争鸣
快敲开大门
伸开双臂迎接暖阳
披上旭日赠你的铠甲
和春风撞个满怀

新年的阳光

真水无香

如果新年的体温
也需要测量
那么河里的水鸟就是标向

一棵树的新绿
一朵花的绽放
那是阳光留给泥土的希望

小草喜欢把阳光穿在身上
小鸟喜欢把阳光挂在嘴上

迎春花喜欢把阳光涂在脸上

而我却喜欢
把阳光一粒粒拾起
那是我送给新年的微笑

正月

雨人

这崭新的一天，我领着春风来看你
不管是阳光照耀了田野
还是细雨斜飞
抑或大雪弥漫了前路
我即使修路搭桥也要来看你

关于灯笼，关于对联，关于烛光与焰火
关于年夜饭，关于团圆与拥抱
这些俗世里历久弥新的仪式
我觉得都应该省略
都没有必要向你渲染与描述

我只是想来，在重逢的那一刻
代替春天喊出你的名字
我知道，这大半生没有人这样呼唤过你
想必你早已忘了自己是谁

从正月开始，我和你都是崭新的
所有的事物
都要焕然一新，我一直热爱着人间
也要用新买的油漆重新染上一遍
包括我们即将踏上旅程

我想把新年寄给你

郝壮壮

兔年，愈来愈近了。光阴缓缓行至年关深处，一路走来，气温虽日渐低冷，天空却日愈湛蓝。天气越冷，天空越蓝，蓝得苍幽，蓝得动人，午后，几朵白云倏忽飘游，恍若大海上的帆影。

在云白帆影的下面，我和几个小孩正一起玩耍嬉闹。他们都是我的小侄子或外甥，个个虎头虎脑，心性顽皮，见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竟没有一个愿意当乖乖宝贝，嘴上虽还唤我“叔叔”，却一个个抡臂踢腿，要和我摔跤打架。

恰好刚下了场瑞雪，这摔跤便兼着打雪仗了。远则雪球击打彼此，靠近了就一个个可劲儿搬着屁股要推倒我。有时用力过猛，倒把自己搬在了雪堆里，站起身

象征性拍拍裤腿，又锐声叫着扑过来。

不一会儿，一个大孩子，一帮小孩子，皆累得躺在雪堆或土滩里了。

真的是很痛快！因为些生活上的琐碎，我已整一年没有回过这片土地，满日在异乡的各栋楼宇间奔走，见不着黄土，也望不到故乡。如今躺在这土坡上，脸贴脸贴心地躺在这黄土上，心中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动。这些个倒在黄土滩里的小人，也都在外求学整一年，满日背着脊背一样大的书包，奔走于各科课本之间。看他们一个个心满意足地躺在那里，我心中觉得欢喜，双手轻轻去抚冰冷又温暖的土壤。

一年时间，四季光阴，这片土地——我深爱着的你，忙着春耕，忙着夏耕，忙

着秋收，也忙着冬藏。东风初来，你张开自己的胸怀，迎接每一粒种子；夏阳高照时节，你在亮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几方阴凉，农人与他的锄头一齐在阴凉中休憩；秋季透蓝的天空是一只最纯净的水晶石杯，你躺在石杯下，瓜果醉香环抱己身，空气仿佛沁着美酒；冬天，大地荒芜而不衰败，你是一位沉默的智者。

站起身，往远处眺望。一座山，一座座山。一条河，一条条河。一块地，一块地。丹霞地貌，雪域高原，山林荒莽，长河大漠……草木竞相生长，四时从容交替；这一年来，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经济稳健发展，粮食丰收。春来夏往，秋至冬行。迷雾罩笼的清晨，骄阳高悬的白昼，你一直站在这里，或坐在这里，

处处虫鸣的午后，鸟儿归巢的傍晚，你一直站在这里，或坐在这里。三百多个日夜的流去似悄然无息，而回首转身，一切业已悄然无息地改变。

我忽然想写一封信，为你。用天空苍幽的蓝做纸砚，以白朵帆影的白为笔墨，六棱雪花飘飘洒洒，连作信中句段，欢愉儿童蹦蹦跳跳，是为语中情感。这一封信，把整个四季都装进去，这一封信，愿称之为“新年”。

我想把它寄给你，用一个漂亮的信封。这信封外镶嵌日月山川，镶嵌熠熠星辰，这信封里写满十四亿的阖家欢乐，书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繁荣昌盛。

对了，信封里还有一只小白兔，你要小心翼翼地打开哦，她才刚刚醒来。

又是年三十

张溢

十多年前，每每到了腊月的最后一天，父亲依旧会在清晨六点半起来，拧开收音机，听着《新闻和报纸摘要》，开始“嘎噜噜”地洗脸刷牙。在父亲每天不变清扫庭院的扫帚声中，母亲开始唠唠着风箱烧火做饭。从年三十开始，早饭就舍弃吃了一冬的糝子饭，换成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糝子汤。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理解也不习惯春节期间吃稀汤饭，总觉得时光还在寒冷的日子里呢，吃黏稠的糝子饭就酱辣子腌咸菜多舒服呢，为啥非要换成稀糊汤？尽管心里有意见却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发言权的。等到自己独立生活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天暖和了加上过年时有炒莱和馍馍，不喝稀饭菜馍就浪费了。

记忆里，小时候的年三十总是阳光明媚的天气。我知道这是一种错觉，却坚持这样认为。这一天，老街还有一个叫作露水集的集市，因为开市时间很短，前后不到四五个小时，所以才叫露水集。这一天，没有来得及办年的人们摩肩接踵在并不宽敞也并不悠长的小街，一身汗气满面烟火地买肉买菜买粉条、买瓜子花生柿疙瘩、买对子和年画。当然，鞭炮是最不能少的，在那个日子紧巴的年月，再穷苦的人家都要买上一挂一二百响的小炮，除夕迎年那是必需的。后来，五百一响厚厚

的长链子炮都不稀奇了，整盘上万枚的满地红家家都会抱一盘回去。日子好过了，人们花钱响的心情也豪迈了，不就是花几个钱吗？咱有的是！

那时候过年没什么稀奇的菜，萝卜白菜疙瘩白洋芋家里都有，芹菜洋葱青椒青菜韭菜市场上也没有卖的，乡下人过年能买到的最好的菜除了猪肉粉条豆腐就只有红皮蒜苗了，蒜苗一般来自丹凤，远远地就能闻到蒜香。大年初一，母亲会用煮肉汤的汤温一砂锅红白萝卜片子炖豆腐，在上面放几片熟猪肉抹一点面酱，再按进去一把粉条，煮熟煮透后再撒上一撮蒜苗，就成了一年中最馋人最好吃的菜肴了。

过年的对子刚开始都是求人写的，慢慢地就有人在街头现写现卖，一副对子两毛钱，字好丑丑什么内容都不计较，只要有那份火红的吉祥就行了。那样的年月识字断字的人不多，还谈不上用对子表达自己的期望。有一年，村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根会去买对子，看黄的紫的对子便宜，就买了一副回来，结果一进门就被父亲抢着棍子打得满村乱窜。他哭喊着说：“我给你省钱哩，你为啥还打我？”他父亲铁青着脸一路追赶：“你是盼我死哩！你以为谁家都能贴这种对子……”那时，我才知道对子

为啥还有其他颜色。根会的父亲对儿子的不教而诛无形中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有考的人家三年之内不可以贴红对子。

吃罢早饭，父亲开始洗肉剁肉准备饺子馅，乡下人一年到头就吃这一顿肉饺子，那时我们把这不叫饺子，叫肉疙瘩。四个人把饺子馅父亲要“叮叮咚咚”地弄上一半个小时，让人觉得剁肉真的是一件很耗时的事。母亲则开始和面揉面，揉的面一半用来午饭时擀长寿面，老家的风俗年三十这天吃的面叫钱串子，寓意吃了就有钱花。剩下的一半晚上用来包饺子，乡下人买不起冰箱，却有天然的冷冻条件，四处透风的房屋和野外差不了多少，包好的饺子在案板上放一夜，第二天早上下锅时不软不硬刚合适，根本不怕黏锅或破口。

父母亲忙碌的时候，哥和我负责搭梯子把大门、明柱和厨房的对子贴上。先撕掉上一年已经被阳光曝晒得惨白破烂的旧对子，再贴上火红的新对子。我们的对子总是贴了一年还基本完整，断不会像其他人家年还没过完对子就扯掉了。父亲一生最爱的两副对子我一直记在心底，一副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一副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

心。前者是他对生命和幸福的期盼，后者是他身在乡野身份卑微却不忘初心的追求。后来，这两副对子就成了我们家亘古不变的新年对子。

年三十晚上寺坡电影院是不放电影的，家里还没有电视之前，吃过午饭一家人的娱乐就是听广播。有了电视以后父母亲和哥哥会聚在一起看电视，不爱热闹的就抱着收音机躺在黑漆漆的土炕上听广播。看完电视已是凌晨，哥还说不睡觉要熬年到天亮呢。我心里暗笑他，一个人不睡觉无事可干熬什么年呢？可笑得很！他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上了炕不大一会就鼾声雷动。

转眼，母亲离开已经十年了，如果她还活着，今年刚好七十有三。真要那样的话，父母亲和我和哥一家八口人其乐融融该是多么幸福啊！这个时候，父母亲一定是坐在房阶上喝茶晒太阳，哥嫂媳妇一定在忙着剁肉洗菜备饺子皮做米饭，我一定指挥着侄子和儿子贴对联挂灯笼……在我们家，除了儿子他妈是下湖人总要把年三十当年过，非要弄几个菜吃米饭外，我们都是黄河流域的人，照例是每人都要啜一碗钱串子的，那长长的面条不只代表着生活的绵长，还蕴含着一家人对未来日子的殷切期待……

